



法国大学128丛书

身体及其社会学

〔法〕帕斯卡尔·迪雷 佩吉·鲁塞尔 著

马 锐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身体及其社会学

[法] 帕斯卡尔·迪雷

佩吉·鲁塞尔 著

马 锐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及其社会学 / (法) 帕斯卡尔·迪雷, (法) 佩吉·鲁塞尔著; 马锐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5

(法国大学 128 丛书)

ISBN 978-7-201-11648-8

I. ①身… II. ①帕… ②佩… ③马… III. ①分析社会学派 IV. ①C9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416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6-214

Le Corps et ses sociologies, by Pascal DURET and Peggy ROUSSEL

© ARMAND-COLIN, Paris, 2003

ARMAND-COLIN is a trademark of DUNOD Editeur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www.divas-books.com)

身体及其社会学

SHENTIJIQISHEHUIXUE

(法) 帕斯卡尔·迪雷, 佩吉·鲁塞尔 著; 马锐 译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臧 策
责任编辑	范 园
封面设计	汤 磊
版式设计	丁桂发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4.125
字 数	8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6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前言

“身体”，作为研究主体，有不同的切入方式，它不仅涉及社会同时也涉及社会学的各主要流派。

人们对于身体社会学的关注由来已久。艾米丽·杜克汉在《社会分工》一书中，将身体作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大因素，因为它无时无刻不涉及其中。他又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描述了信徒身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意义。此后，社会学家纷纷著述研究身体。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当代社会对身体的关注逐渐升温，一批学者产生了新的志向：将身体作为一个特有的研究分支。他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整合所有将身体视为当代人关注焦点的言论以及实践。它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研究身体所涉及的情景”（贝特洛，1983）。

但这项计划遇到了很多难题，实施起来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大难题就是身体本身就是研究对象，作为自我认知的分支，它丝毫不能解决自身结构的问题。身体社会学既不能把它定义为一种实践研究（例如工作社会学或运动社会学），也不能定义为一种制度（例如家庭社会学或宗教社会学），更不能定义为一个特殊集体（例如代际社会学或阶级社

会学)。它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还不足以把它从一个研究对象升级为一个学科。身体本身没有存在,我们遇到的是个人而不是身体。除了身体的实体存在,我们从来没有在它身上发现思考自身与他人关系的方式。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身体,而是支配身体的行动者。

第二大难题在于身体的“延展性”可以成为社会学不同领域的研究对象(教育社会学对纪律感兴趣,健康社会学关注于对身体的治疗……)。整体说来,身体是社会各种科学的交叉点。正是由于所有的社会实践都同时涉及身体的参与和生产,因此这种特性的缺失阻碍了它与其他相近研究对象划清界限,对身体社会学来说,存在着研究对象被稀释的危险。

最后,将身体视作研究核心主体,存在着认知顺序困难的问题。在本身就错综复杂的多学科中又加入了各种类型的混合物,这使得社会学家更愿意借助于心理学,甚至精神分析法来解决研究对象的复杂性问题。当然,有的学科可以阐明身体,然而一旦它们之间的界限慢慢消失在一种虚幻的未区分的研究方法中,就没有跨学科的可能性了。如果没有任何领域能够将社会学家排除在外,那就必须忠实于他们的研究方法与他们的理念。

身体社会学的抱负应该有所限制。身体可以被看作指引研究者的主线。身体,作为核心目标不仅体现了整个社会对个人产生的观念,也体现了个人对整个社会产生的观念。基于这一观点,社会学家需要回答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

首要问题就是身份问题。身体在什么尺度下定义我们?它如何在自身与他人之间建立联系?自身数据既是恒定的也

是可变的,身体通过暗喻实现了身份转化的可能性。

第二个问题关于社会分化:有差别的社会化根据社会集体或性别产生了哪些形式?这些差别又在身体的社会使用上产生了哪些变体?

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唯一,但是却揭示了一些压力,例如集体归属与自我适应之间的压力,“我”和“我们”之间的压力,立足于变形之间的压力,标记社会地位和修改地位归属之间的压力,外表与内心之间的压力……

为了回答社会学家的这些问题,本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身体”在社会学不同流派的分析模式中的角色,结构主义(第一章),互动主义(第二章)以及从个人经验出发(第三章)。

第二部分,我们将关注个人化过程中对外表的管理问题。无论是描述身体在集体、个人中的位置(第四章),还是描述当代审美标准的演变(第五章),都会把自我建设与集体分配之间的关系放在首位。与个人主义上升过程中只会抹杀集体形式的捷径不同,本书将探索身体如何引起相互矛盾的期待。

第三部分主要针对性别身份建设中身体的作用(第六章)及社会对身体的控制模式(第七章)。

由于本书旨在对某一领域给出参考标准,因此读者将从社会学作品不可或缺的主线开始。同时,本书介绍了前沿研究的基础,并指出研究前景。作为学习工具,本书不拒绝所引用作品的反馈;期待广大读者的阅读,并把它当成一本指南而不是一本替代品。

目 录

第一章 身体、社会结构与文化差异 1

1. 身体与社会群体 1
 - 1.1 身体及其惯习 1
 - 1.2 身体,阶级道德的启蒙教育地 2
 - 1.3 身体的社会应用 4
 - 1.4 身体素性与身体 7
 - 1.5 对立面 8
2. 文化差异 11
 - 2.1 传统社会中的装扮与文身 11
 - 2.2 社会标记 12
 - 2.3 伊斯兰文化的身体隐藏 15

第二章 互动中的身体 18

1. 身体间的距离:互动的“隐藏尺度”18
2. 手势:社会文化交流的调节器 21
3. 戈夫曼的互动场面分析 25

第三章 有感觉的并有表现力的身体 32

1. 感觉的地位及其教育 32
2. 身体与现象学:从哲学到社会学 36
3. 鉴定工作:与客体的对抗 39

第四章 身体与现代性 45

1. 改善健康状况的身体疗法造成的身体解放的幻觉 45
2. 身体的“自恋型”文化 48
3. 对符号的政治批评 51
4. 身体作为合作伙伴 53

第五章 美学与伦理间的身体 56

1. 美貌标准的现代演变过程 57
2. 肥胖就是丑陋 61
3. 裸体:从美学原则到道德原则 65
4. 女性健美运动和兴奋剂:为了美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吗? 70

第六章 身体,有性别的身份和性别构建 75

1. 身体以及男性身份 75
2. 二人生活构建中的身体 77
3. 进化论、同性恋以及弹性身份 81
4. 运动身体及性别社会化 83
 - 4.1 运动身体是身份载体 83
 - 4.2 女性身体提供另一性别模式 86

第七章 身体、知识与权力 90

1. 社会对身体控制的方式 90

1.1 监督 90

1.2 监狱中屈服于性暴力的身体：剥夺效应还是等级行为？ 94

1.3 性欲管理：艾滋病的蔓延——福柯式逻辑的例证 96

2. 器官移植、医学求助人工生殖以及克隆：生命权力的三个领域 98

2.1 器官移植与赠予 99

2.2 生育的医疗救助 102

2.3 克隆 104

结语 107

参考文献 110

第一章 身体、社会结构与文化差异

社会学家采用不用观察范围的模式来分析身体的应用以及社会作用。从结构主义^①的角度看,有些模式“在很宽泛的领域中”关注身体在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在已分化的社会群体内的身份确认。

1. 身体与社会群体

1.1 身体及其惯习

皮埃尔·布尔迪约经常把研究焦点集中在社会实践的身体尺度上。^②作者认为身体至少发挥三重作用:记忆、学习阶级习惯以及标志社会地位。

作者指出了记忆和历史客观化的两种主要形式(1979,1992):一种在机构中,另一种在身体中。在某些身体中,两种形式在机构体现的机制中汇集:国王、教士和银行家的身体变成了君主制、教堂或造就人的资本主义。^③

① 在结构主义中,社会现实被呈现为在分析中所体现的各种结构的构造。

② “身体”一词常常列入他大量作品中索引的词条。

③ 作者坚持:“只有当机构不仅在物品中而且在身体中都能持续地被体现时才能全面地维持下去。”(1989:97)

个人的历史与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紧密相关,并在身体中以习惯的形式沉淀。因此,身体是动态的记忆,记录群体规则(植入法),这些规则协调了“行动者”与除了战略估算和有意识的参照之外的实践。对于作者来说,身体是一种不用思想就可以锻炼精神的“记号”(1980:115),这是社会学模式的一个特点,即放弃身体与精神、理解与感觉的二元论,代之以精神结构和身体的辩证法。

身体作为习性的载体是下意识地传递社交本领以及(食品、体育、审美……)品位的工具。事实上,习性是阶级条件和阶级要求的社会调节的混合形式。身体就处在阶级经验中心,如同内心化(价值的过早归并)和因此得到的才能外露的机制(布尔迪约,1980)。“行动者”就是这样陷在社会工作中,而不能拉开反思所需的距离来理解它。然而由于他们身体的属性和他们的“实践感觉”,他们甚至可以不假思索地完美演绎他们的社会划分。作者做了一个体育方面的比喻,暗示混合习性是一种“游戏感”,这种“游戏感”可以使“行动者”从他的出身提前指明方向、预测未来(布尔迪约,1994)。

1.2 身体,阶级道德的启蒙教育地

身体是学习的优先支持,尤其是在启蒙教育时。“孩子的教育”:清洁教育、卫生教育、仪表教育,标志着这是社会结构与等级归并的重要时刻。身体之所以是完美的学习工具,是因为它学习能力强,可以牢牢记住所学的很多东西,经常连学习的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它不用通知预警,经历并参与这次归并就可以掌握社会关系。通过“我们不假思索随便做的一连串小动作”(平托,1999:204),社会秩序就这样不被发觉

地记录在身体中而不受争议。身体教学法掩饰了缔造它的秩序,而且把这种秩序永远地传承下去:“教学的所有策略准确地存在于无所要求的表象下取得要点的事实中。”(布尔迪约,1972:197)。

吕克·波坦斯基采用了与布尔迪约的成果相近的研究方法,把母亲对他们年轻的孩子身体上的照料当作目标(1969)。这项研究与现在育儿法与母亲照顾的社会学相关。然而,它可以从对身体的治疗中得出相对原则,同时整理医生与属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母亲的谈话中的区别。作者认为,在70年代,平民阶级的妇女之所以不严格采纳育儿法中提供的建议,是因为她们不了解医学的进步,她们更喜欢传统的护理方法。因此知识的相近也标志着暂时一段很小的距离。^①条件差的母亲掌握一种比较古老的护理知识,而对新事物的见解也会随着社会阶级而有所提高。此外,普及关于身体的医学知识的主要行动者医生与母亲们保持着不同的关系。如果母亲属于上层阶级,他会很自愿地解释这样诊治的原因;如果母亲属于平民阶级,他只会给出一份权威报告。这些妇女采用对于其他母亲来说与过去的关于身体的知识相符的标准。例如,作者注意到平民母亲仍然像世纪初时一样,用乳房给她们的宝宝哺乳。^②塞弗琳娜·戈雅(2000)以同样的

① 根据他们所处的社会等级,主体掌握一种比较新近的关于身体及其护理的知识。

② 关于这点的研究很早就有,而且已经过时。因此,随着育儿方法的更新,母乳喂养在2000年被强力推崇,这也使我们弄不清楚作者所描述的70年代的母亲是落后的,还是先驱。同样,用于治疗医学与用于预防医学的对立如今已不是新医学和传统医学之间的对立的代名词。必须明确指出新医学重新投入精力在一些知识构架,例如植物,与顺势疗法……

视角区分了婴儿饮食规则的两种普及方法：一种是“学术方法”，由饮食法的权威儿科医生给出建议，主要是社会上层阶级的妇女采取这种方法；另一种是平民阶级的妇女主要采用的“世代”相传的“家庭方法”。

一般来说，采用的食品种类与身体的整体表现分不开。食入富含淀粉和肉类的食物将会有不同的效果。平民阶级的母亲都坚信要“给宝宝力量”“让他吃饱”；而对那些会引起“消化堵塞”的“不易消化”的食物的批判和对肥胖的畏惧将在上层社会中迅速增加。两种饮食学相互排斥。第一种认为好的饮食的功效会立刻在肉体上体现出来，即体重增加。第二种饮食学认为健康的食品才可以在保持体形的前提下补给身体营养。因此，不仅涉及功能范畴与健康范畴，体形美也很重要。平民阶级公认的漂亮宝宝是肥胖、屁股大、身体肉肉的，总之全身都是圆滚滚的胖娃娃；然而小康阶级非常质疑肥胖和让孩子无为的变胖的“非健康食品”。这场辩论一直延伸到母亲的职责问题。小康阶级的孕妇第一项职责就是不要“过度增重”，不要“让身体走形”，不要“伤害自己的健康”；分娩后，她的职责就变为快速恢复体形，即在经济效用的层面上说，一切都摆在肥胖之前。相反地，平民阶级中，孕妇顾忌自身的美貌被认为是可笑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因为害怕破坏胸形”而不哺乳的妇女缺乏妇女的责任感，并且失去了她们极力维护的女人味（波坦斯基，1969：94）。

1.3 身体的社会应用

数据统计（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最新统计结果，356号，1995）显示，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态变化仍然存在。干部比

工人平均高出四厘米。同类的女性差距较小。然而,他们之间的差距能比测高器更明显地区分,因为比洛伦兹图表中体重一身高比例标准超重的工人至少占百分之二十,要比干部多三倍多。

另外,社会学相同流派的一些研究也指出了(波坦斯基,1971;布尔迪约,1979,1984;莫热,1987)平民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身体文化的主要差别。而关于身体,布尔迪约反常地在两个尺度下(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社会地位的空间上过度使用了行动者的划分模式。如果文化资本成为区分两个相近客体的爱好(例如某些体育运动^①)对比的决定性解释因素,那么作者关于身体的分析仍然主要由大众实践及主导实践(或学术性实践^②)的对比组成。在大众阶层中,更重视身体作为机体载体关联的相关工具的表现。烙印在身体中的男性特征(布尔迪约,1998)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只能靠体力工作的人的行为。过分注重机械角度的效用和功能性标准的行动者现在正处于不稳定的地位。其实,这个观念被身体投入的专业价值的贬值所威胁,更何况教育与文凭标准提高的同时,为了脑力劳动的利益降低了体力劳动的重要性。然而,力量的名声并没有完全消失。因此,对于城市中的年轻人来说

① 70年代末,波西罗参考《社会地位空间》建立了由能量实践与信息实践之间以及机械化试验与环保性实验之间的双重对比构成的称作“运动系统”的假设结构。

② 这方面直接引起某些身体护理的普及问题。问题的答案在一项“追赶”平民阶层落后差距的积极政策方面摇摆不定,它冒着进行“强制合法”的危险,把主导文化看做唯一值得投资的文化,即试图重新评估“大众文化”,不再认为它缺乏主导文化或学术性文化,并承认它自身的合法形式(克里尼翁;P.帕斯隆,1989)。

(杜拉特,1996),光是有肌肉还不够,还要避免成为男孩乐队,或“同性恋”。年轻人很高兴知道他们有一副让人畏惧的身体;他们觉得令自己迷人已不再是讨人喜欢,而是使人胆怯。“我是个蠢人,我是库存管理员,我越是勇猛,别人越尊重我”——巴黎郊区的一位小兄弟向我们吐露了实情(杜拉特,1996)。

身体的力量在大众阶级更神圣化,它是用来自我界定的最后策略。当我们缺乏经济与文化上的撒手锏时,作为打出的最后一张牌,身体是身份重塑的载体,因为它可以维护名誉(土著语“尊重”)。身体力量就像耻辱和侮辱的解药,可以重塑名誉并获得成为“强势者^①”的信心。身体强度还可以反映对疼痛和身体伤害的抵抗力。只要身体主要被当作一种工具,为了不减少它的活动,最好尽量少地听从它。波坦斯基强调说:“我们之所以要等到生命垂危才去看医生或住院,是因为日常生活的束缚禁止或使我们极其难以放弃对身体的要求。”(1971:219)。大众阶级的疾病就像突如其来的故障或事故,这叫作有疗效的医学(医生发挥修复作用,使病患康复)。身体疾病被定义为疼痛并自身化解。身体好就是能够忘记自己的身体。

相反地,在小康阶级中,保持好身体就是要注意身体状况。上层阶级成员对身体发出的信息有更敏锐、更多样的感知。他们在身体状况与疾病之前没有建立那么明显的区别。

① 虽然以前体力可以在应用市场找到很多出路,但被贬值的体力在现代城市中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幻觉,年轻人在两种市场中经营体力:犯罪市场和对其罪行的羁押市场。

他们认为疾病是过去就存在于体内，并逐渐恶化的结果，因此需要在预防措施的辅助下进行更持续的关注。然而，这样的二分法建构也有局限性：例如，由于经济条件的压力，使他们不能中断日常的工作节奏，从而无法关心自己的健康，这种情况真的只涉及大众阶级吗？同样，当工人改变时间关系时（例如退休），他们也会改变身体关系吗？

1.4 身体素性与身体

身体素性是非常内心化、成为永久才能的行为的总和。习惯的另一种尺度，由布尔迪约命名为精神气质(ethos)——与伦理才能有关。这两方面互相加强。证明素性实力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平松·M.和平松·查尔洛特(1998)在研究高级资产阶级时，当他们证明为什么高雅气质与某些衣着的关联没有与身体“良好的举止”关系密切时得到的。良好的举止是上层社会固有的技术与技巧的含蓄炫耀(懂得行事顺其自然而又稳妥安全，拥有高傲而又无拘无束的性格)，这是以对身体的完美掌控为基础的。^①属于“某个阶级”，就是通过身体证明我们是某群精英中的一员。尤其是步态，它就像一张名片：无论他是抽着烟还是穿着燕尾服，只要他走路时像一只刚沐浴完的企鹅摇摇晃晃的，就会被一眼认出他是郊区的平民百姓。变身优雅要遵循的条件必须要非常内心化，并且看起来很“自然”。这种抹杀努力与学习的方法可以体现出通过身体守则获得的技巧，就像一种天生的才能，它主要从统

① 如果您接受了沙龙舞蹈的集训，那么您跳华尔兹的时候脑子里会不停地算着时间，因此看上去就“没那么自然”，如果您是从十岁就开始跳这种舞蹈，当然就会自然许多。

治关系转化为由身体守则论证,并促使被统治者接受。

布尔迪约认为对社会等级的认知会立刻反映在对姿态的认知上。人的尊严通过他的举止和笔直的身体表现出来。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之间的划分正是因“直”与“弯”的对立而成名,并引申出“正直”与它的两个反义词“奸诈”和“萎靡”之间的对立,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对立。^①加博里奥指出与上层资产阶级相反,那些流浪者同样也融入了这种身体原理。乞丐的姿态现在不仅仅是低垂的目光、弯曲的身体、张开的大手,还有对命运的掌控。

1.5 对立面

布尔迪约认为“行动者”吸收了一些习惯,而这些习惯将反过来作用于他们感知——维护和使用身体的方式上。这种循环分析遭受了不少批判,或指责它低估了习惯作为(被经验指引并指挥行动)的秉性总系统的影响,或批判它使经验必需的集体性相对比,或批判它在统治者/被统治者的二元对立的坚持。我们不会再提及对习惯的粗鲁批判,例如集体主义的推土机要清理个人主义。^②

然而,我们可能会对参与一个二元的且是有等级划分的世界的建构中有些迟疑,在这个世界里,模式的传播总是从

① 在他最喜欢的一部作品《采摘橄榄》中,作者指出挺拔男人的身体劳动如何与灵活顺从的女人的身体劳动相对立,那些女人弓着身体,面向土地,不懈地捡拾男人从树顶扔下的东西。在实践卡比利亚山农民的人种志的同时,作者证实了在两性之间按二元对立高/低,直/弯,前/后进行的分工结构。这些支配不同性别的身體结构的类别承载着人类学的含义,有时还有宇宙的含义,可以分隔四季,干燥与潮湿,夜晚与白昼(布尔迪约,1972,1998)。

② 布尔迪约认为这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他的理论的局限性,“习惯确定了个人甚至是所有成员都是社会的且是集体的”。(1992:57)